仙吏傳　續神仙傳
疑仙傳附補校　鍾呂二仙傳
香案牘　海陵三仙傳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仙吏傳

太上隱者輯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仙吏傳

唐太上隱者撰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謂鳥鴉語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擢天北斗中星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滃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涉勇智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啖兒以丹栗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腳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重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旣長。仕漢武帝。爲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烏欲下地食此草。義和以手掩烏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烏獸食此。卽美悶不能動。帝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

年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簟婆臣入雲敖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元雕枕又薦珉毫之珍褥以百珉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綈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令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寧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鞚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乘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

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以秣馬。馬立不飢。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元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卽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陶眞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年十七。與江敷、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與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眞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造三層

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于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于詮正謬僞。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梁及武帝革命。帝既早與交遊。手勑咨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于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眞卿

顏眞卿。字淸臣。琅琊臨沂人也。少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卽愈。眞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旣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拒安祿山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尙書。爲御史唐實所搆。貶韶州刺史。復徵爲刑部尙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入爲戶部侍郎。尋除右丞。封魯國公。宰相元載惡之。貶硤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誅。拜刑部尙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眞卿往諭。旣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

館舍。眞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眞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五枝節。血爲吾吭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眞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覲。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棄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隨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眞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

續神仙傳

沈份撰

本館據夷門廣牘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續神仙傳序

唐　沈　份撰

古人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況史官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其詳。予意史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道。則人無所拘制矣。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俱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脩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于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于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中。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爲仙官。卑者猶爲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四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仙官分理及仙民人間也。凡仙。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氣固形于巖洞。然後飛昇。成爲眞仙。信夫非虛矣。份生而慕道。尤愧積習。及長遊歷。凡接高士所說。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于心。又以國史不盡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缺。詎有秉筆記而述作。處世斯久。漸祕其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二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眞仙者哉。

續神仙傳目錄

飛昇十六人

玄眞子　藍采和　朱儒子　王老

侯道華　馬湘　鄔通微　許碏

金可記　宋元白　賀自眞　賣藥翁

酆去奢　謝自然　裴氏　戚氏

隱化二十人

孫思邈　張果　許宣平　劉商

劉瞻　羅方象　李玨　王可交

李昇　葉千韶　徐鈞　錢郎子

司馬承禎　胥德林　閭丘方遠　晶師道

敖七七　譚峭　杜昇　羊惜

續神仙傳

唐 沈 汾撰

飛昇十六人 內女眞三人

玄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

侯道華自言娥眉山來泊于河中永樂觀

馬湘字子然杭州鹽官縣人也

鄔通微莫知何人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

金可記新羅人也

宋元白不知何許人

賀自眞莫究其來也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
酆去奢衢州龍州人也。
謝自然蜀筆陽女眞也。
裴氏號名玄野。靜縣令昇之女。鄠縣尉李言妻也。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適同邑蒯溥。

隱化二十人

孫思邈京兆華源人也。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
劉商彭城人也。家長安。
劉瞻小字宜歌。瞻兄也。
羅方象不知何許人也。
李玨廣陵江陽人也。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
徐鈞者。自言蓬萊鄉人也。
錢郎子內光子隱微夫人也。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天台。
胄德林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
閭丘方遠字夫方。舒州宿松人也。
晶師道字宋微。新安歙人也。
敖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所人也。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
羊惜者。太山人也。

疑仙傳

附補校

隱夫玉簡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琳琅祕室叢書皆收有此書琳琅本題隱夫玉簡撰寶顏本玉作王四庫提要云字形相似莫能詳亦不著時代琳琅據汲古閣舊本錄入附有徐立方校謁董金鑑重刊又再補校故據以排印撰人名氏亦叢之

疑仙傳目錄

卷上

李元　賣藥翁

張鬱　負琴生

葛用　彭知微。

劉簡

卷中

東方玄　李陽

方轡女　管革

艸衣兒　朱子眞

丁寔

卷下

姜澄　沈敬

蕭寅　韓業

吹笙女　景仲
何寧　姚基

臣等謹案疑仙傳三卷舊本題隱夫玉簡撰不著名氏諸書或引作王簡字形相似莫能詳也亦不著時代中卷朱子眞趙穎一條稱夔輿將幸蜀忽失子眞穎服其藥果得二百餘歲考唐元宗僖宗皆嘗幸蜀卽以元宗幸蜀計之自天寶十四載乙未下推二百餘年亦當乾德開寶之間知爲宋人所撰矣所錄凡二十二人皆開元以後事前有自序稱不敢便以神仙爲名因目之曰疑仙傳

疑仙傳卷上

隱夫玉簡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爲名。今以諸傳搆成三卷。目之爲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卽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卽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敍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卽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靜好道。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具酒炙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旣至。諭家不揖諭。而反揖一蒼頭。諭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諭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問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旣稟天

地之氣爲人。卽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諭曰攜一藥囊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卽體和。體和卽無病。氣不和卽體不和。體不和卽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諭曰有貿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卽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欲餌之長生久視。卽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卽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因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卽可使。不識卽必反害人。諭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揖也。諭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於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諭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在。諭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諭旣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旣覩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

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賓詠歎。固願聞
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其
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縱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
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形雲入帝鄉。白鶴又佪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
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卽不語。人亦以爲狂。或臨水。或月下。卽援
琴撫弄。必悽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攜手同出坰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
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樂於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
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
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爲落魄。故我有
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卽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
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爲樂也。欲人樂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
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之者聞之。卽爲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
爲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爲麗詞。達士卽不以爲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卽
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眞仙也。止一貴人耳。復況體穢氣

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爲累。言訖。與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于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之。且又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爲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

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法籙。我且處閨闈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昇青天者。又豈關讀道書授法籙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朮卻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艸爲衣裳。日夜勤苦于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朮卻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卻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待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虛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忻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遽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欄檻竝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

題之曰虛無子宅。簡謬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遽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尊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艸謂簡曰。只此艸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艸子以賜簡。簡因藏於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艸子種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悞。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艸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中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間復至攜一棊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棊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棊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棊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棊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便于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回皆長松翠竹隱其岸即芰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屐投於池中又變爲一畫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櫂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五十餘年遊山訪藥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芰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

玄已移家入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遽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溼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以周遊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之龜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溼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懼乃祝龜曰爾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卻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林瑤樹仍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倏忽間至一大川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懼不敢入水而祝龜回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而別無他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卽每乘雲御氣鴛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于月宮戲織女于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在。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慧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敬我也爾奚不敬我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恆山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卽可去遊不閉目卽不可去遊也果曰奈爾凡體邪革曰爾凡體尚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策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旣乘之與果同入恆山果因引革登絕頂坐而

問之曰。人間之囂雜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爾何爲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不可隨土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卽朝在玉清蓬瀛。夕屆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遠遊以蟬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恆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爲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尙世世有之。遽起。不辭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艸於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有見之於嵇山。

艸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艸衣。故人號爲艸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卽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潛察其舉止。艸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凜冽。但一艸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艸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艸衣兒曰。我是艸衣兒也。人呼我爲艸衣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我旣號爲艸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艸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艸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邪。艸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

爲樂。嘗亦釣于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艸衣。呼我爲艸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艸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艸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宋子眞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眞常戴一葛巾。衣輕穀。手攜一青竹杖。自遨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眞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卽雖貴列鼎鍾。不關我心也。子眞喜。乃延之于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鸞鳳飾之珠翠。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卽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眞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眞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蠻夷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眞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卽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顚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愧入桃源洞。他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旣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卽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疑仙傳卷下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奚潔也。我神無撓。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荊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爲貴。以富者爲富。以賤者爲賤。以貧者爲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覩。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爲尊。處塵雜不以爲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爲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墮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在塵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爲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爲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君休信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鐘山遇一老姥謂之曰爾骨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石不停火待輭如藥劑即食之若未輭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奇之因於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輭敬乃不煮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煮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煮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瓊樹之實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人間深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誠煮之即復輭輭而食即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遽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煮之至明日其石忽輭仍香馥滿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變童顏髭髮如漆仍心清體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吳人也儀貌瓌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柏仍餌生朮不交世人性復孤孑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一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爲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何非邪寅曰我平生未嘗接一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間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采女之問今君何不容我一問耶寅乃曰昔黃帝令采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別牀中士別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

言可信也。夫神聖尚待至一而感。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家昇青天者。有與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慾也。寅曰。此卽是神仙之家。降於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如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寅曰。可爾之身稟陰之氣而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寅遽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儀貌有異。多來問之。寅又惡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在。

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於流水邊。秦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采。每浮於波上。見人卽復沒。業旣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於波上。五色燦爛。其人復問曰。此旣非魚。何物也。業曰。此卽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於人世。或乘此龍於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懼。故變此龍爲魚。由是世人以爲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識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游於水。今旣出此龍於波上。是知命友也。業乃入水。於波中抱得此魚。便於岸上結艸以覆之。至其夜。人復來觀之。業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卽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卽邊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恨而歎曰。我於

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覿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壺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鸞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攜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未嘗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一老父問之曰。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以採藥。今亦欲西訪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內有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自不知古昔有餌朮餌黃精而得道者。朮與黃精。豈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內。神仙之藥無限。但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服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物華而人不蠻夷。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蠻夷世世有得道之人也。足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誓於中華諸山內採藥

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陝州。仲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老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仲曰。我幼而好道。爲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訪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笑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泰山。餌伏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遇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已復少也。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遠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之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台山。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來邪。寧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卽終得道。人之性無道。卽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固得之也。既復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塞雁來。風悲日慘。卽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悽人也。乃策杖而去。及其春至景和。紅花綠葉。堆林積叢。卽又復來。後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遽起。於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辭家人曰。我今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普與家人。謂之曰。且可百歲。既去。人有郊野見之。乘一虎而去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歲焉。

姚某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

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卻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卽以旨酒佳殽。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卽乘駿騎。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曉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故不來。適過此。偶覩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有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疑仙傳補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目錄一頁五行　彭知微下・當添一女字・觀傳文可知・

上卷一頁十四行　夫疑當作乎・

三頁四行　形字誤・原作彩・

三頁十五行　貴疑作有・

四頁六行　韶玉麗質・疑仙韶麗玉質・九行　此若久留・疑作若久留此・十二行　卓鄭當作卓程・史記貨殖傳有卓氏程鄭・

六頁二行　遽疑作遂・

中卷十一頁十二行　熊字誤・原作態・

下卷十八頁末行　有當作肴・

疑仙傳校譌

是書爲汲古閣所刊道藏本傳布未多四庫全書又收入存目中無傳鈔之處宋于庭先生藏有毛氏舊本然亦不能無誤字徐丈稼甫校出數條今錄於後以俟博雅鑒定焉咸豐三年十月仁和胡珽識

上卷一頁三行　立方按輒非應作輒加

二頁六行　立方按亦字疑衍亦我

三頁四行　立方按之者二字應乙轉八行　立方按而傷當作不傷珽按而字必誤然作不傷則與盡樂句不相應十三行　立方按知音之者之字疑衍

中卷七頁十行　登之誤原作登

八頁一行　家入誤原作家入

九頁一行　十歲誤原作七歲十行　在之誤原作所之

下卷十六頁六行　已字誤原作已

十七頁五行　已字誤原作已

十八頁五行　殽當作肴

鍾呂二仙傳

黃魯曾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收有此書故據以排印此書僅有黃魯曾撰鍾呂集序一篇施肩吾撰正陽眞人鍾離公敘傳一篇田子撰純陽眞人呂公敘傳及後序各一篇施田所撰三篇合題爲鍾呂敘傳而寶顏目錄則幷鍾呂集序及鍾呂敘傳題爲鍾呂二仙傳黃魯曾撰今從之

鍾呂集序

門人曹子東告予曰。有鍾呂二僊集。知之乎。予鼓躍願覩。既而手得之。如星墜于空中。而惝恍遇神人也。敬展一讀。乃知多歌詠之詞。考之禮曰。長言之不足。故歌詠之。言而至于歌詠。窮矣。凡言有祕而不發。值人接物。未嘗一易。及夫歌詠之間。不免呈吐。如其言之曲婉隱伏者。亦嘗宣泄。此鍾呂二僊之言。所以當寶異而體玩之也。觀其所謂嬰兒姹女。赤子黃婆。黃芽白雪。神室寶花。離位坎胎。聖域神胞。金虎火龍。七返九還。丹元紫氣。石肝雪液。紅蓮朱橘。七陰一陽。尋三聚五。雌皆藏訣。韜眞寓形。假物而不覺。其發揮之半。教示之幾。有神智者特出焉。不必論之。其次有待于佑啓而致曲焉者。則因其沈密之詞。味其潛精之旨。且相轉傾于世華。改心于俗態。歆慕于清遠之居。聳企于寥廓之遊者。蓋有之也。噫。知所先後。則近徇矣。天下豈有依依繾綣之多情。若利鋒不能割乎。固革焉者。而能絕時逸世耶。此二僊之書。所以有益于斯人之向入者也。矧彼學仙道者。代代華名。時時糜迹。其心行太高。鄒二字于一羽。識見至達。投兆物于纖塵。所以神契聖流。妙孚玄子。其相軋類動之秘。有不可以與知之者。但坐判仙凡。立分遠邇。甘泯塵汙。何能一得。必于是書手挾不舍。熟讀有絕章之勤。目覽無窮。沈思有書紳之切。庶乎懇懇之誠。天人攜手。翹翹之想。神伍降心。始知鼎爲我鼎。藥爲我藥。星辰燦燦于五內。卦爻炳炳于一衷。萬歲之基。不出于四支之身。人眞之地。不遠于七竅之心矣。由是循其言。若可以入其道。據其功。若可以融其天。凝滯之形爲

超騰之禮。汚濁之命。造崇清之化。俯瞰生民。宛如蟲蛆之淳濯于塗穢之中。而踊跳不息矣。則知向道者。可不以是書虔奉之。而恪習之歟。

鍾呂二仙傳

正陽眞人鍾離公　　明　黃魯曾撰

正陽眞人復姓鍾離名權世號雲房先生爲人魁梧不知其始所以得道之因初仕五代石晉朝爲中郎將統兵出戰西北土蕃兩軍交鋒忽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覩兩軍不戰自潰鍾離獨騎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鬈頭拂額體草結之衣引行數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鍾離未敢驚動莊中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胡僧饒舌相撓莊中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晉將軍鍾離權否鍾離應曰是老人復曰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鍾離聞而大驚何以知我前來子細必異人也是時已失虎狼之威有鸞鶴之志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東華先生授以長生眞訣靈寶畢法之秘且曰內丹既成當求外丹以點化凡軀且在塵寰積功累行以待天詔後度呂純陽於終南山則眞人以證僊果是時僊脈得人諸天稱慶眞人出入於丹霄紫府間世益莫知其出處矣其玄言秘訣多有遺於後世惟三十九章尤爲顯著云華陽眞逸施肩吾謹序

純陽眞人呂公

余始習儒學次好性宗修天爵而棄人爵鄙頑空而悟眞空人爵徒止於人事頑空不離於因緣余乃志慕逍遙心遊雲水尋師訪友往來不憚驅馳遠問近參始終不生懈怠陰陽升降默取法於二儀性命根

基。乃歸元於一氣。無形無象來時止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女。九宮臺畔。令金男採取黃芽。十二樓前。使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頂分八卦之爻。陰內煉陽。次別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火龍而奮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馭而徑歸蓬島。爭奈天機深遠。不敢輕言。聖道玄微。難爲直說。以平日見功之法。尊師已驗之効。構成口訣。願接後人同登妙道。若能信心苦志。終始如一。定返洞天不迷塵世。因筆云爾。大唐多口山人田子敍。

後序

予大唐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文宗時。應舉進士。凡三舉不第。因遊荊江。遇苦竹先生。傳得高奔上聖之法。壽七十歲。又遇太素眞君。傳得太玄日月之法。又壽七十歲。復於終南山。遇鍾離先生。得成金丹太乙之功。吾初得道。年三十。左日角一黑醫。頂華陽巾。身着白襴。腰繫皂帶。每遊江浙山川。爲是風清月白之地。神仙聚會之鄉。吾道惟度二人。第一郭上竈。第二趙仙姑。法名是何。皆吾弟子。似聞市人言。吾與黃龍參請賣墨貨藥。能飛劍取人頭。吾聞大笑。且慈悲博濟者道也。修而行之者仙也。彼釋氏頑空。坐守生老病死而已。有何可以參請吾之賣墨。必致息氣。蓋墨者默也。息氣者。全神也。貨藥者。誓救羣生也。又有劍三口。與市人皆同。第一斬色慾。第二斬貪嗔。第三斬煩惱。非利刃凡劍也。又聞世人愛識吾之貌。而畫其像。既識吾之眞。不如行吾之法。既行吾之法。不如行吾之功。汝若有志。不須見吾。世上自有至人。觀汝所行。默傳汝以成道。汝若無志。雖與吾携手抵足。同眠同起。不成道矣。田子洞賓書。

香案牘

陳繼儒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夷門廣牘及寶顏堂祕笈皆收有此書寶顏爲陳繼儒刊本故據以排印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荊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罍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藉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鎗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瓠。丹砂繡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澀。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恒。時憩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筍餽余。余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又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紺碧沁齒。蕉衣竹粉。蘧篨北窗。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醮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眞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者。精爲一卷。以資麈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清懶居士陳繼儒志

香案牘目錄

列仙七十二人

軒轅　尹喜　范蠡　鬼谷　介推
陸通　鹿皮翁　阮丘　玄俗　白石生
宋來子　古丈人　董謁　季充　孟岐
黃安　涉正　孫博　班孟　柳融
王輿　桐君　趙丙　王喬　周大賓
安期生　彭宗　司馬季主　王探　章玉子
唐公昉　朱仲　劉安　劉京　梅福
欒巴　孔元方　李意期　張仲常　王喬
趙威伯　劉偉道　王中倫　李阿　介象
張道陵　王暉　鮑靚　姜伯貞　元藏機
陳簡　葛玄　鄭思遠　黃野人　許翽
陶弘景　王遠知　司馬承禎　李含光　許遜

許大　胡崽超　單道開　范豹　寇謙之
嚴達　孫徽　丁玄眞　顏眞卿　伊祁玄解
摸先生　王元芝

香案牘

華亭陳繼儒纂

軒轅

帝列珪玉于蒻蒲席上。春雜寶爲屑。以沉檢之膠。和之爲泥。畫野分州。別尊卑華戎之異。濟南人獻明堂圖。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螻蛄大如牛羊。蟻大如虹。以應土德。

尹喜

文始先生生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爲樓。精思至道。

范蠡

蠡好服桂飲水。賣藥蘭陵。於北邙山得仙異。

鬼谷

秦時疫死者。有烏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賫草以問先生。云此瓊田中養神芝。其葉似菰而不棄生。一葉能起一人。

介推

子推與趙宣子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異之。後見東海邊爲王俗翁賣扇。

陸通

楚狂接輿好食霊芝木實及蕪菁子在峨眉山

鹿皮翁

岑山頂有泉人不能到鹿皮翁作轉輪懸閣梯道四間上其巔

阮丘

丘耳長七寸口中無齒

玄俗

俗日中無影

白石生

生煮白石爲糧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爾時號爲隱遯仙人

宋來子

來子常灑掃一市

古丈人

嵩華松下古丈人一女子二曰老人秦之役者女宮人合爲殉幸脫驪山之禍匿此

董謁

謁乞犬羊皮爲裘。編荊爲牀。聚鳥獸毛而寢。性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箬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

季充

充號負圖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充尚書。授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頷。一讀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充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孟歧

岐嘗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銳欲折耳。

黃安

安坐一神龜。廣三尺。行則負龜而趨。曰。伏羲氏始造網罟。獲龜以授我。背已平。此龜畏日月光。三千年一出頭。我坐此以來。龜出頭者五矣。

涉正

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孫博

博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旋焦枯。又能于水面布席作樂。使衆人舞于上。不沒不濡。引鏡爲刀。屈刀成鏡。

積時不改。

班孟

孟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盡沒。又吸人屋上瓦。瓦飛入簷椳。紛如落葉。

柳融

融取杯呪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

王輿

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蜍。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輿常見之。

桐君

君入山得鳴石雞。舂碎爲藥。服之有聲氣。雞色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趙丙

丙舟行遇人。酌水爲酒。削一楫爲脯。並得醉飽。

王喬

武陽北平山有白蝦蟆。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一葉令王喬。一食肉芝

王喬.

周大賓

賓善鼓琴.彈獨絃而八音自和.以教糜長生孫廣.用廣卽孫登也.

安期生

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

彭宗

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過.音聲清暢.

司馬季主

季主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俱在委羽山.

王探

探師司馬季主.與人行.身散雲霧.或屹立平地.俄起崇山.

韋玉子

玉子含水噴成珠玉.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乘之.一日行千里.

唐公昉

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朱仲

漢高后下書募三寸珠。仲賫珠詣闕。魯元公主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顆。

劉安

淮南王安見太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謫守天廁。

劉京

京授九子丸于王公。公時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

梅福

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池中。嘆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梏。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厓山。

欒巴

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檄勒鬼踪跡。鬼走齊郡。化爲書生。談五經。太守妻以女。巴勑殺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爲狸。亦殺之。

孔元方

元方以杖拄地。一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

李意期

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期卽撮土成之。經見者詫其酷類。但纖小耳。

張仲常

仲常埋甕室下。對妻子囓飲。恣飽輒血。及發甕已多度甕中。經日不腐。

王喬

喬葬蒙城東。自成塚。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或云葬橋山。卽太子晉。

趙威伯

威伯善嘯。若衝風之激長林。衆鳥羣鳴。須臾雲翔其上。冥霧四合。零雨其濛。

劉偉道

偉道學仙。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十萬斤巨石。鼠嚙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

王中倫

晉武帝太康中。田官隱于鳴石岩下。葉風霜月。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清曉方去。自言王中倫。生周宣王時。愛此石聲清激。故輒留聽。

李阿

阿逢葬牛。以足脛置車下。轢其骨皆折。阿死。須臾復生。足亦如故。

介象

象入東岳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有客種黍山中。患羣猴揉食之。乞辟猴法。象告汝見猴羣。第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明日客試以象言語猴。猴果連臂投林而去。

張道陵

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二人。雋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王暉

暉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韝轡行鞭策如乘馬。

鮑靚

靚與葛稚川善。每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網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稚川。

姜伯貞

伯貞值史伯眞命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因教之服石腦。

元藏機

機有馴鳥三類。黃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能授人語。常航海飄至一島。島人曰。此滄洲也。產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栗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

陳簡

簡遇道者引至石室。屬以圯上素書一軸。曰汝有書性。好爲我書。發標視皆古篆籀文。心難之。度無可遜

避。遂按本半日書竟。

葛玄

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旨酒。取瓦礫草木之實勸客。皆脯棗。指蝦蟆使飛。龜使舞。應節如人。爲客行酒。杯自至前。不盡杯不去。

鄭思遠

思遠每出行。乘虎。二虎雛負經以從。橫江橋逢許隱。具煖藥酒。虎爲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鬚熱插齒間。思遠拔之。虎帖地不動。

黃野人

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遞響林樾。宋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着韡。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刼。猶愛梅花未歸。蓋野人之儔歟。

許翽

眞人告翽曰。學道當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

陶弘景

弘景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少便鞍馬。善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借人書隨悞治定。

王遠知

遠知曇首之子。母夢靈鳳有身。僧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

司馬承禎

禎善金剪刀書。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李含光

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許遜

遜爲蜀旌陽令。既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乃于宅東隙地。結茇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許姓。號許家營。

許大

大爲眞君掃纓。夫婦隱于西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旋改曰干。夫婦皆解詩。許大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續云。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

胡惠超

超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首獨昂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肩下。指地中古金石寶器。穿之如言而獲。

單道開

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贊曰。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厥齒。

范豹

豹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宋文帝召見。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

寇謙之

成公興傭于寇之從母家。使墾田。寇一日于林下布筭。周髀曆法不合。公興教之。應手而成。

嚴達

周武帝建德中。詔達至便殿。時已汰浮屠氏。復欲漸芟黃冠。上問道與釋孰優。對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對曰。客歸則有胡士。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大笑得免。

孫徹

徹隱遁宿于木杪。編葛爲席。合目端坐。其友馬儉思之。取葛席至靜室。供養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

丁玄眞

毒龍潭二龍飛入殿。與張僧繇畫龍鬬。風雨震沸。玄眞畫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畫龍之目。其患乃

止。

顏眞卿

白紫清云眞卿今爲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伊祁玄解

西域進方員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員生于水龍寶之方生于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漁獵者。

摸先生

先生束雙髻于頂攜小竹筒賣藥有疾者手摸之輒愈人呼爲摸先生。

王元芝

元芝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

乙未春正月余屮愁窘中仲醇以一編貽余曰香案牘載神仙事奇矣而人不數事事不數語又皆奇之奇者仲醇選勝恬澹園面猶有艷心乎嗚呼人當繁憂總集心骨沸熱懣若寐搖若曳魂氣徊徊未返之間粗法難調細諦不入非以世外儻淳之語滌之誰有能廓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捷透扃啓鐍必從喜根今人好新是病病即是藥譬如望梅實能止渴渴即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方便法仲醇所去刪多就簡不著事迹不詮名理者殆謂說夢說幻之教以恍惚杳渺爲佳不以粉塊鏤空爲

勝。寧使人昧食得食。無使人遇食失食。仲醇不云乎。多言數窮。六合以外方寸以內。蓋有才之所不能盡者。則牖如是足矣。

太原王衡跋

海陵三仙傳

撰人未詳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海陵三仙傳

徐神翁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于天慶觀常持一箒供灑掃盡力煩辱之事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過者厭之公獨事之無倦忽於溺器得丹沙餌之元吉委化公喪之以師禮丐斂具于海安徐氏葬之日徐見公來謝甫出戶取金贈之相望數步而追莫及實未嘗出也自是常放言嘯歌默誦道書絕飲食至數日然供役未始乏事茹蔬取黃葉者自食曰此先生菜也春白粲奉衆別貯粃稗與丐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來號黑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吾無以謝爾令爾邸舍無蚊耳已而信然會糧竭道正唐日嚴晨命公督租于遠郊既往矣晡時見三清殿後枕箒臥者公也惊而問之公曰來早米自至詰旦果然唐謂田丁爾自運至甚善皆笑曰徐二翁終日程督不少休何謂自運至也日嚴大驚始命名置弟子籍熙寧九年以守金寶牌恩度爲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氅短褐力役如故素不能書忽作楷字假度人經語爲人言禍福有謁而不見者有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者有施而不受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斂殿堂籍香紙肆筆書畢几間明日來者取而授之一不經意悉酬所問紙盡而人亦絕元豐中徐州獲妖人辭連淮上發運使蔣穎叔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邪曰然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喫飯日可幾米飽

便住。茹葷乎。茹葷。由此不疑公。素蔬糲。半歲前忽嗜鮮肥。亦勸道流食。至是乃省。潁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省刑。赧然而怒。公自捫背曰。瘤痛不能語。潁叔再拜曰。經云。神公受命普掃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神公。故神公之名布天下。潁叔背有瘡。盛怒則裂。而內楚至不能言。他人莫知也。寢室附廚側。因爲闢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坐。有憂憤之色。俄潁叔來不得見。竟日不出戶。左右問之。公曰。藥叉羅剎五百人。生於世間。亂且至矣。憲使范鎡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庸錢。不復作夢。江陰劉谷與公語于竈下。籍葦而寢。未旦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見公坐。哆口瞪目。聞空中語曰。徐禧入蕃直立死。呂惠卿食枸杞夾子。是時禧圖西邊。呂持毋服。皆谷所善者。五年禧有永樂之敗。呂常修敬。端朝冠以拜。公平視自若。顧曰善守善守。果黜知單州。相繼竄責。至紹聖甲戌而還。始悟枸杞之讖。且以善守爲戒也。七年郡貢士謁行。示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求書。示勑舒王三字。而勑字不全。且曰勑不須用人也。未幾薨。政和中。追封王爵。八年。東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三字。問學道之要。曰毋作官即好。東坡頷之。至登召還。泊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書。至南遷。遣子過來亦不見。繼徒惠過海矣。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也。子由績溪寓訊求字書。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及歷侍從。至門下侍郎。實佐佑垂簾政。元祐末。出知袁州。遣使問之。書曰十遍轉經。福德立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聞之曰。日者謂予戊運多福。酉運多厄。豈謂是乎。未至袁。遷嶺表。幾十年而復。駙馬都尉張敦禮。圖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圓通大師。公不受。公書字示人。來者日衆。主觀者因爲修造計。置櫝以受金錢。月吉起鑰間。有端正非函隙可投者。

知出神所得也。江都姚叟。見持箬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箬在汝園中。隨指見叢竹如箬狀。往視已失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助役者。皆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寢旬日。或問之。曰改元則出。是月改紹聖。郡人問鄉舉。曰陸侍郎至。滿城著綠。陸農師來守郡。次舉何昌言榜。登科者甚衆。三年郡大疫。公扃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曰作緣事故爾。疫者飲呪水皆愈。居數月。淮陽人獻紫花石柱四。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適用。有老父謂常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取爲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值大風雨。舟師拱而慄。霧電中有物挈舟行甚駛。一宿達海門。泊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箬入門。傍有識者揖之。遂隱。遺椽於其庭。生攜以至。視三官殿柱杪。亡一椽。卽所遺者。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除海州告別。公曰。榮又貴也。自海移蔡。召入爲右丞。無爲湯氏繪公像奉供。公見夢。乞其孫女出家。覺語其妻。秦秦惡之。他日女死。秦投像于江。會疫癘其左臂。湯請見。公數之曰。爾棄我江至長蘆乃濟。湯慙負請死。繼潭商至。公笑曰。謝汝相救。商袖出像。云得之長蘆江中。哲宗未立元子。中宮遣寺人致禮以問。書今日吉人。蓋徽廟諱也。元符中。鑾城時叟有請。告曰爾頑歸。九月中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暴客夜集其門。時悟。出迎、設酒殽。金帛慰遣。遂免陵暴。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數日哲廟遺詔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墀望闕致敬。壬申。詔曰。朕聞皇帝問道於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主。能遵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通夙慧。澹泊無爲。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隆褒命。益顯眞風。頑其來思。毋執謙退。可

特賜號虛靜冲和先生。令運使許彥致禮。敦遣赴闕。至京師。館于上清儲祥宮之道阮。屢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麻鞾大絛。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語。祕弗傳也。許肩輿歷嬪御閤。投金珠盈其懷。公解帶委于地而不受。嘗小遺殿上。人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公誕日。降香設于清齋。賜五嶽金冠、象簡、密雲銷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勑書令發運使胡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對曰。業龍爲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鐵符。龍震死而鹽復。五年告歸。大觀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眞求贊。書曰、身色不自在。猶如脆瓦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受胎。籍如空裏月。輪轉幾千回。掉頭不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頗不常作。而援筆立就。略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首。大方問之。公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覲邪。遂以聞。是日詔建仙源萬壽宮。及有召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闔闔。謂觀者曰。二翁不來。以蔡京素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覆于地。問終身。曰東明及將死于潭之境。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寺也。是歲令侍童理髮。或句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二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悠悠。不如歸休。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丁酉。劉先生解化。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晨夢人叱云起起。天帝召神公。頃起問訊。無恙也。日暮。公擊手叩齒。四顧長揖。已曲左肱而臥。白氣自頂出。西北去。空中聞鶴唳。公逝矣。壽七十有六。值歲早熱。氣已蘊隆。七日而斂。四體可屈伸如生。異香達于宮外。上聞駭嘆久之。贈大中大夫。委內侍劉愛等視喪歸本部給葬。用四品禮。九月庚申。葬城東鸞林原。宣和中。建昇眞觀以奉祀。初、老農餞甲每見公。呼鄰舍泊卜

葬惟嚮林兆吉而未合制度東畛卽錢氏也錢悟舉地以獻公三召至闕以恩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父顓宣教郎母張逢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眞觀度劉崇仙張貧女爲女冠二人者常至觀獻果實公取二果噓而與食遂辟穀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每日有大施主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眞書仙源萬壽蹤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擊柱嘆息如有所恨者洎仙去上勑有司促成新宮至紹興辛亥火于兵無孑遺矣公再召後年七十餘灑掃淨穢無一日廢郡人家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遷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憚見每戒人曰修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閱人不可備舉至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得以避就善惡可以消長一見卽書或示以言隱而顯簡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預求公字置像前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公酌水使飲至于三辭曰不可強矣叱之曰汝不能此河中人奈何陳泚顙錯愕不能對遂入道蓋嘗利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十千公怒罵曰竊三十千汝以爲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爲盜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濮眞病瘵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眞眞不覺投杖而逃錢媪至公勞苦之媪曰髮白柰何公手拂其鬢皆變黃黑陳護女疾公兩嚙其頸復欲嚙女啼而走公曰寃不可解也是夕縊死視之其繩三股斷其二而一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或非雅素夢授藥

愈其疾。他時望見敍舊。其人所夢乃公也。遇齋祭空無。時攜數百錢畀主首市蔬。斯輩意積鎰。瞬亡入戶忽有盥水在地。踐之而仆。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形解後。刻檀像于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目有神光。仍墮淚。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禱于祠者。探籌以代公語。無不契合。祈暘雨若響答。雖亡猶存云。

周處士

周處士名恪。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鬱不得志。既壯。不娶。嘗從郡學釋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仆地。不知人。閱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舁坐榻行數步。吾駭而呼。不覺其仆。且久矣。因取儒衣書焚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顚異。人直以爲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家門前石生青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農負瓦木爲葺精廬。曰、向病。亟賴先生。至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爲推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逼卿監。不求改官者、十五年。壽踰八十。蔡卞守揚州。遣使遺酒。旬日不授報書。賓至。命酒寒酌。曰喫箇冷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目端正乎。使反命。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掾吳令璋告別。迎呼相公。令璋心獨喜自負。既從調。乃相州工曹耳。宜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大漕與郡守勸駕。先生臥不啓戶。而危言嘵京。不肯就駕。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曰。朕躬妙道。以幸制萬有。旌達士以表迪羣倫。庶幾清淨之風。丕變澆漓之俗。爾精微自得。淳白不踰。守虛澹以爲常。損紛華而無累。宜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靜處士。視朝奉大夫。

仍賜五品服。先生服命服。常自號赤局右僕射。燕服必衫帽。破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食同之。賓至以水酌茗。或擷屋苫煮水以啜。其甘如飴。親族相率攜酒殽以謁。先生曰。何故無某物。對曰無是。曰物在某處。皆相視而笑。不能隱。先生音聲如鐘。不以詞色假人。皆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罵不少衄。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戌。裴淵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於是且七十矣。攘袂詬賊。一卒擊其首。流血汚衣。先生曰恪血恪血不得洗。須臾擊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數旬。無疾側臥而化。目不瞑。神光射人。燁如也。初發殯。重莫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略約兩夫荷之。初、元祐中。有陳豆豆者。不知何許人。披方毯。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于市。郡人朱醫見其死。瘞之矣。歷四十年復至。朱識之。始以爲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見可人即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毯被。嘗與唐道人謁先生。笑語竟日。所言他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葬神公之西。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域。號三仙墳焉。

唐先生

唐先生名甘弼。海陵人。爲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屨。解衣濡水。滌橋裸裎。褻語。見者遭嫚罵。家人以爲狂。圄于別室。悉毀臥具。爲坎穿寢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僅蔽膝。負敝衣于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彷徉井閭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干休咎。人

始異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于地。或委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渠泥啗之。得酒或覆于几。又祭之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有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間、以飲食爲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于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資。則終日勝。酤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誚嘗。先生不復往。數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煨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憚其來。其來也必有異。晨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釃衽席衣衾淋漓。顧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既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劈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摽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刼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于酤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膚略不霑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人問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閻羅。聞者憂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書曰十三日硬齊。又問。書曰十三日軟齊。蓋僞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于隙屋。張覺之。體已灼爛。索寢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擷燔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葬樹林原。歲餘

後、有鬍商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之于青城云。